

書

自警編卷之七

事君類下

用人

用人

善處事上下

使命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
 將收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
 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
 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
 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
 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爲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入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真宗時王文正公爲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

私干之者旣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

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真宗初即位李沆爲相 帝雅敬之嘗問治

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爲先 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

等是也 帝深然之終帝世數人者皆不

進用故自 真宗之世至 仁宗初年多

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又東坡志林云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 上曰李沆嘗

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二十餘年矣

王沂公曾嘗言始叅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

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

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

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

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

而人皆心服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

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

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尔沂公應之曰司

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
嘆曰真宰相也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
寇準方議其事更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
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
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
耳

管軍負關高烈武王瓊兼領二司王乃言曰
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

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
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次第進又使士卒
預識其盛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
軍制之大要也

上從之

神道碑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
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
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谿之地宜法造
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
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

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仁宗問王懿敏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
懿敏曰下臣其敢言 帝曰姑言之懿敏
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
帝憮然有間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
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
舉笏相賀或密以聞 帝益喜曰吾之舉
賢於夢卜矣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曰何光對 陛下擢

用宰相臣愚賤何敢異 上曰第言之光

曰今已宣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 上

曰雖然試言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

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

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

厚 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

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它人莫及光曰

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

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戇陳

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眞宗
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
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
人之法也 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誡之光
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 上曰朕
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
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也
上曰若有所施爲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爲
相一無施爲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

雖親國家事亦勿與知故也 上又曰王
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
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此其實也 上曰
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耳光曰琦
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
也 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
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皆惠卿
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不合衆心 上曰
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惠

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 陛下更徐察之
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 上因論
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 陛
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
盡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
也 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
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杜丞相衍綏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
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

奏條列西事甚詳 仁宗嘉之即降旨中

書令檢 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夷

簡當國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

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

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

其能遷擢未晚 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

幕官簡夫後累官至負外郎三司判官而

才實無大過人者 呂公夷簡言行錄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

宣麻之際上遣小黄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又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求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播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

也
歸田錄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率民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青齊捉賊傅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為能超遷閣門使入見上稱美其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謂宰相曰陳

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叅知政
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
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
爭不止上乃命中使賫敕告即青州授
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
朕不感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
上作色逆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
召之矣諫官乃不敢復言執中既至中書
是時杜衍章得象為相賈昌朝與執中叅

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
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共奏
云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
之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襄甫且供職衍
及得象既署執中不肯署曰曷者上無
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
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奏云衍黨願二人
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
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

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
昌朝為相襄知福州甫知鄧州頃之得象
亦出知陳州執中遂為相記聞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 上是時

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
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

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

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
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

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
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
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
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
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 陛下之爵祿
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
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 陛
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既知二臣之賢
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

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 記聞

蘇公頌自少所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推挽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讟亦不切至焉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挽虜之氣焰益張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凌號野利王其號

天都王各統精兵于別都 天都失其姓名 元昊倚

以為腹心凡所以能勝我軍皆二將之策

也种將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

王嵩者本清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

帶因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

班借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

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

既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

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怨望將軍

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嵩貧賤無狀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此非瀆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

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為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竒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之嵩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日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

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小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

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鳧鴈侍左右於是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

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
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
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
行因欲并問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
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
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
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
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
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

西師既平天子錄諸將功元帥蔽將軍不
以聞將軍不自辯至于終身嘉祐元年其
子古詣匭訴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狀
不誣詔付史官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之
功將軍果決縱橫有城府不測人也舉秦
之人皆能道之

种公世衡言行錄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
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
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

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韓公日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李廌談記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敞上疏論邪臣正

臣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 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 上悟頗留脩等 劉公敞言行錄

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趙清獻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

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
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
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
臣賴之以安趙公抃神道碑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
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
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
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
欺如權衡之於稱物其於用人無遠邇疏

密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以屑意
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
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
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
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子滎陽公曰
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
亦命也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
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

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劉摯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

之耶明事諫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為之首

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

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它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六年二月王巖叟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曲謝延和 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才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望更加審察

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繫

又云太母曰此事裏

面常說與官家只為官家未

苦理會得卿更說與官家少進而西曰

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公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

欲深誤 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
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
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
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
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
不察幸 陛下常用心於此王公嚴叟
言行錄
上方勵精有為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
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為其言曰臣聞
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

作宮室歧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
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
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
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
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
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
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致親讎並
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
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

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
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
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
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
也治財則朘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
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
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
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
而奪之固祿持寵爲妻子昆弟計若此者

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
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
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欲獻其小
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
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
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
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
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
者成敗治亂之機而入主之所當察也張

虞公允文感 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
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而已懷
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聞人一善必
書再諭蜀首薦汪應辰趙雄等六人及為
相首用胡銓張震洪适梁克家留正等二
十人一時得人之盛凜凜有元祐慶曆之
風

善處事上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
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
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
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
變鑱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
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
下豈可遽遠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

太子立之 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
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
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
禳宿內殿時 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
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
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
曰王所湏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
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

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初章聖上僊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
居召詣寢閣東面垂帷明肅傳遺命輔立
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
發哀王沂公曾於殿廬草具遺制丁謂欲
去權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
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
足示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
書有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

更載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
謂勃然曰參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
適來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
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
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爰立之命章
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又
而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
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群臣
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

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公時判禮儀
院獨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
之天下也非陛下之天下也柰何使兩
宮異位不共天下之政是壅主上之聰
明絕下情而不使通况宦人傳政亂之始
也乃采用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
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
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公嘗於廣坐抗
語丁相曰政出悻房斯已國家之否運然

推之至公不猶愈於政出群下乎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
泌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
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
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
入白 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
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
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
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政要行

錄曰章聖久不豫莊憲太后會自臨朝
令上居東宮於資善堂決事會自臨朝
召還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皇儲冲幼非
中宮不可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
心不附矣惟演亟入白之
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真宗崩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
禮候 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公即
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
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
禍之道以勸戒焉

初章懿之誕 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

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
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亡后聞之不
懌不待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
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
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
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
子也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
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
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柰何文靖乃請

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
奉靈輦由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
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
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
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僊燕王謂
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
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
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
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

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 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仁宗感風眩之疾文彥博等以設醮祈福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

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爲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衆以爲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及 上疾愈沆譖彥博於 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 上上意乃解初彥博欲判狀斬告變者叅政王堯臣捍其膝乃請劉相判之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

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
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
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處於大慶殿廷
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
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
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
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
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有喜色同列問
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

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
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
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
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
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
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
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於京師
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武繼隆曰請留之
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

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潔恐治前罪乃更言
六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後 上神思
浸清寧

大內災宮室畧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
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
之追班 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
盡拜樓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 上使人
問其意對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
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慶曆初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 聖體
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
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
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 上
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
何也公曰 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
急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

富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
視禳禱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
行禁中肅然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
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韓魏公至鄭
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指皆欲不問而掩
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
後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且
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

當責一坐爲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
識且及遠旣到皇堂棟乃不損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於柩前哀未發而
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
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韓魏公
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
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
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湏用心照管官家
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

唯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
哭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以語所親曰
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即位初以憂疑得心疾 太后垂簾聽
政韓魏公潛察 帝已安而 太后未有
還政意乃先建議于 帝曰可一出祈雨
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 太后太
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
出公曰可以出矣甲午祈雨于相國寺及

醴泉觀

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驩呼相慶

太后不久竟還政戊申

太后出手書付

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

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即間日

御前後殿

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

奏 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

以白 上輒留之不出 上既康復無他

太后復降詔書還政亦欲罷東殿垂簾嘗

一日取十餘事并以稟 上上裁決如流

悉皆允當公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湏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

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公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徹簾太后遽起公即厲聲命儀鸞司徹簾簾既落猶在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

英宗初為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及即位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

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
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當賀
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
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
帝有詔允弼曰馬用宰相遂循殿陞上公
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
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

晏然

韓公琦言行錄

英宗即位有疾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

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謀兩
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御史凡
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
韓魏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陽公
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
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
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
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
則中變矣聞見錄

英宗初晏駕急召 上未至 英宗復手動
曾公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公拒
之曰 先帝復生乃一 太上皇愈促召
上其達權知變如此

韓魏公別錄云呂申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
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
除而勸 仁宗立曹后希文進曰又教
陛下做一不好事它日申公語公曰此事
外人不知 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

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
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祥符中崇奉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
物采甚盛矣 真宗崩地將葬呂文靖公
判禮儀院建議納天書於方中而官司儀
衛皆罷天慶天祺先天降聖等節但存其
名而已凡公處事皆類此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
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 上

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 上北渡以
固士卒心母令虜得乘勝上猶豫未決時
陳堯叟勸 上避之蜀王欽若勸 上避
之金陵 上以問準準曰誰為 陛下畫
此計者 上曰顧所畫如何耳母問其名
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
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聚於
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 陛
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復

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 陛下當何
歸乎 上默然準又勸 上北渡 上猶
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為殿
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謂瓊事當奈何
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
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上何準曰今渡河
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
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瓊
呼曰 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也 上

還問之語良久準即朕瓊以其兵先渡又
自牽馬奉 上上乃從之既至澶州 上
御城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
原野勇氣百倍準居 上前 上盡以軍
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
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有詔吏士迎擊
之斬獲大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
上還宮留準居城上 上使人視準何爲
曰準方飲酒歌笑 上未嘗不釋然也相

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遣使請和
既有約矣又率其衆詐欲填壕會有飛矢
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
準不肯虜使來益恭 上將許之準欲邀
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 上厭兵事姑欲
羈縻不絕而已於是有譖準不願與虜平
幸有兵事以自取重 上亦不悅準不得
已乃許之當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千餘
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

野以待寇虜人馬饑乏百萬之衆可毋戰
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
稱臣幽州可必得也又遺事曰虜請和
上以問公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
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
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
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寇萊公曰今虜騎
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

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
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
福將臣觀叅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
可為守於是即時進熟出勅退召欽若諭
以 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
有言公遽曰 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
日叅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
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
之命曰上馬盃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

別公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欽
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
四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乃召為次
相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
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

上在澶淵遣王文正公旦還守東都既至直
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後車駕
自河北還公宗人及子弟輩皆出迎於郊
外忽聞後有呵喝之聲驚而視之乃公也

其處事謹密如此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偽不可知
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
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蘇公頌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謀
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蕃官趙純
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
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
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

無損 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
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
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真宗以
問王文正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
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
慙且拜曰 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 上以示王文
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

朝廷之意耳 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
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
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
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
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范文正公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仲
淹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
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
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

書不以聞 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 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 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范仲淹可斬杜衍時為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 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 上顧問呂

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

契丹遣使借兵代高麗 明肅欲與之文靖公堅執不可后云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吕相公堅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 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祠享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

威敏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乃可以觀之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違之

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

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譙責乃因儻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高宗上僊朝廷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如虜中周益公固執不可謂今者事體不同不當畏人而曲徇金國賀生辰使人到闕

上在喪次議欲宣諭俾歸公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遠來止是館伴發遣 朝廷更無一辭於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令使者歸附奏中外咸謂得體

善處事下

曹武穆公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歛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

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謹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入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蒿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謹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爲之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

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縱城夜遯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

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怙怙知其已投井故無它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詔錄

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蘇文忠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墓誌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

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徃白公公
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喫却民間以為神
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
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
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
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
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
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
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
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
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太峻
兵懼而欲為變者密以聞 上召二府議
之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
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可 上曰
朕亦此思之王公旦曰累奉德音欲任張

者在樞密府臣以未善歷事今若擢用使
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為樞密副使
諸帥遞遷謀者果定 上語輔臣曰王其
善鎮大事真宰相也

溪洞蠻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
投辰州告之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
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仕義方乞
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
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之韓魏公曰二子

既還則為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
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
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降仕義聽命
納款荆湖之間遂無事 家傳

馬少保亮以王均反為西川轉運使賊平主
將尚誅殺不已亮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
問蜀事會械送為賊所誑誤者八十九人
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
愚民脅從者眾此特百之一二爾餘皆竄

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招朝廷
憂帝從之

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

人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

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

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

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公

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略而

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

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

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

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戍還得餘貲携歸

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

莫敢復為非者神道碑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

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

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

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

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
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
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
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
事敢決如此東齋記事

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
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
避州兵叩門欲入挾公不為動閉門堅卧
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

虜有變挾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
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
公可用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
廷委官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
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
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必
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
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

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 仁宗從之朔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王則據貝州反齊州禁兵欲屠城應之或詣富韓公弼告公以齊非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

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遽褰幃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

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有刺客至張魏公帳前公顧左右已睡問爾
欲何如對曰某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
况侍郎忠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
後有來者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
邀後利某河北人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
取郡獄死囚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
蜀之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
聚徒百餘人程文簡公命捕寘之法而讒

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
遣中貴人馳視之吏者入其境居人行旅
爭道公善且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
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知謀
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惟不制其始
遂至於亂耳使者還奏其語於是上益
以公為能墓誌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
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

有告妖賊聚確山者 上遣中貴人馳至
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
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
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
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
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
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
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
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稟誌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
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
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
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
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
以為介也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韓魏公
與范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
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

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

伊川嘗言荆公行新法之初亦未甚必然自
是天祺輩爭之太力以激成之吾輩當分
其罪可也 程氏遺書

陳忠肅公嘗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
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
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既積怒
謀將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
唯候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

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
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徃徃
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
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徃徃遂廢矣故隨時
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遺事

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
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府官不
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徃
徊不敢投父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

副本因吐舌色動父之人問其故東坡不
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
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
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
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
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
名太高與 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
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

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
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
則是殺士大夫自 陛下始而後世子孫
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 陛下以爲例
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
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僞榜
趙鼎與張浚進呈浚奏曰乞斬益以釋謗
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 上未允問

昂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
有關國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
陛下實嘗遣之有累 聖德不若暫解其
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 上欣然出之浙
東浚怒昂不主已意昂曰自古欲去小人
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
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
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
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

而遠之既不傷 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
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
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
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歎服其言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 上
前因事忿爭 上召王文正公公至則見
欽若諠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王欽若
同下御史府公迺叱欽若曰王欽若對
上豈得如此下去 上大怒乃命下獄公

從容曰欽若等恃 陛下顧厚上煩陛下
訶譴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
內來日取旨 上許之翌日 上召公問欽
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當黜然未知
坐以何罪 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陛
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
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 上曰卿意如何
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 陛下含
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

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寇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寇
公摘其罪竄湖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
寇公有異謀呂文靖惡姦人得志傷信任
之體請加重刑益遠竄報可公不欲外聞
以恩自歸戒吏不得泄語外卒無知者行狀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
以米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
米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

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致朽敗奏至 太
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任滿入見
擢爲朝官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
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
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
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
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

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
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
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
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
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
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
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
畚鍤以出築于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
於城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

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
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
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
以虞水之再至 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
徐人至今思焉墓誌

張忠定公詠復知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
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
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

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
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
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

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
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
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

張詠知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
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
民也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

三衣自披剃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
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
郡縣饒饒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
謂曰近訛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
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
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戮于市即日帖
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
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

在乎厭勝

張忠定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
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
民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
之桑皆已成其為絹而北者歲百萬匹其
富至今始令下唯通城一鄉不變其後別
自為縣民亦貧至今也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
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

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
矣李昉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
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
亦十得八九矣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
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
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斗以糶
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
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至
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
廢之 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
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
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
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入家縑帛數百疋
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
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包孝肅公拯知天長縣有訐盜割牛舌者公

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
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
得莫知的為盜者述古乃給之曰某廟有
一鐘能辯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
群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
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
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
父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
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為盜蓋
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
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歐
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
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許元初為發運判官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
數蓋陷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姦一
日元至船場命拽新造之舟從火焚之火

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
是立為定額

劉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
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
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
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
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秤
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
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

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
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即惠
穆公也

韓魏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
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
箭社公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
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
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
貧素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

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心也

韓魏公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索包揔不然不可一日處矣韓魏公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覆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放過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

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

自害豈能害人

前輩嘗言凡事只怕
待待者詳處之謂也

又云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字追改
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
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
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
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
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
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谷志古
清修集

使命

蘇公頌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
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
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
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
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
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
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
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

背公曰虜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

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其事則以其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富文忠公以僞牒事覺必欲得堂吏執政不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

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
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
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

余公靖慶曆三年以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
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 上顧見
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 上指其字
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王公巖叟館伴大遼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
求觀元會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錄

笏記與之寬不敢求

吳奎奉使契丹虜中群臣爲其主加稱號謁
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
爲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及還中路與
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
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
是虜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
禮坐是一事出知壽州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

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
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
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
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
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
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
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
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

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
來寇 真宗用寇準計親征澶淵射殺其
驕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
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兵躡其
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遂詔諸將按兵縱
虜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
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
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
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

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 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名聞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 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

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幣且命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

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
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
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狹
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
帛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
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
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
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勝
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亦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
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
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
澧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
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
補其闕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
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
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
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

矣曰朕爲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
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
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
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
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
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
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
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
不若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

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
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
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
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爲
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
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
以晡入見宿直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
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
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

既懼我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
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
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
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
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
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
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
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
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

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
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書來且求為獻納
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
虜無能為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
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
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
在也

温公日錄云公力爭獻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矣

聞見錄云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何事何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

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辨論不平
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如何殊曰夷簡決
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奸
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
壻也其忠直如此

虜兵退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
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
喜寢以珠緣貂褥虜王求割河北利用曰
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
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
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出寇準召利用

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無得
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
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孔中丞道輔使契丹契丹使者優人以文宣王

為戲公赭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

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

相接今排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

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宣和間周憲之使虜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

人議事虜恃疆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州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增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專輒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已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持節出疆以

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胄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脅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爲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碁爲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訊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爲定計今行

八見留大事未成以其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爲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絕今請求無厭傲很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宜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

勅邊將訓兵積粟先爲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枝梧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爲輅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母好爲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

忠臣義士不爲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
太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
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
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訓裁定
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
公答以 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 本
朝使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釁
聞館外 上知之屢降宸翰於王黼言周
某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充國信使 上以公充送伴公送虜
使至燕山當賜 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
金取得將與貴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
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公
答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來
歸却受了 本朝歲餉今地已屬 本朝
御筵又是 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
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
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

可因議事便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真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少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徃徃辭窮而退

權公邦彥為太學博士 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暢理明

天顏喜甚恩錫有差遂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銜之故報之使使契丹虜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莫奪公之志

洪忠宣公皓奉使大金軍前歸別持太碩人拜且泣時長子甫十三歲以下皆襁褓呱呱環列行路人不能仰視公弗子也間關至太原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偽齊公曰萬

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
有中原當還諸 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
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
死不即豫亦死偷生狗鼠間甘鼎鑊不悔
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夾承之公
不為動旁貴人喑曰此真忠臣也止劔士
以目為踉請粘罕怒少霽遂流遞于冷山
流遞猶中國編窳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
程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

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
室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
衣棉布番課四隸採薪它山嘗以雪薪盡
至乞馬矢煨麵而食困辱十年多為詩文
以諷皆憂國傷時語悟室嘗得獻取蜀策
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
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
地相拍爾公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
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為言

所以來為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謂我不能殺汝耶公曰自分當死顧太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在灤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為言可也悟室義而止後歸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

忠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訓於此可見矣

祖父元豐中自滄州被召脩官制陛對日

上曰更欲脩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爾來脩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然此書浩大以卿度之何時可畢祖父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賜

名華戎魯衛信錄奏篇上
上讀序引大
喜曰正類序卦之文
蘇氏談訓

自警編卷之七畢

卷之二